春秋翼附

春秋翼附卷之八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黄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文公上

名興僖公子毋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季氏私考曰胡康侯於此論古者卽位皆以冢宰攝行告廟臨群臣之禮恐於時宜亦有所不合也何則易世傳授國之大事告廟臨羣臣人

君卽位之不可廢者在商以前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人無異心故人君得以三年不言至周成王三叔流言人有叛志則時異勢殊雖欲不言不可得矣而奉嗣王以見厥祖則事之重者禮宜親行雖商時亦豈得使人攝哉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季氏私考曰襄王當爲世子時位幾危矣而僖公附齊桓盟首止以定之爲天子時位既失矣而僖公會晉侯盟踐土以復之此所以德於魯

而不忘也故當其存也則使宰周公來報其聘及其沒也則使叔服來會其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賵葬成風以及其親襄王之於魯厚亦至矣文公親被寵榮略無感激送死之禮不周奔喪之使尋復必致毛伯來求金而後使得臣繼往其負義不忠如此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按古者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賜黻冕圭璧命爲諸侯此穀梁所謂受命也周室東遷王綱不振諸侯喪畢固未嘗入見天子以待錫

命天子亦任其即位而不敢錫之命相沿之弊久矣襄王厚待僖公故遣使會葬之後即使毛伯來錫命是文公雖不行入見之禮而諸侯之命實錫之天王亦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餘意也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其襄王之謂乎穀梁以非正譏之過矣

晉侯伐衛

按衛成公怨晉執歸京師何嘗一日忘報覲季年不與諸侯朝晉意可知矣襄公嗣位宜厚結强援修睦同姓庶可守先人之伯業乃衰墨從

戎自絕秦好以開納侮之隙況甯俞用事遷國自強衛亦豈可輕伐之國哉于是晉伐衛衛亦伐晉而伯國之體統隳矣左氏誤載晉襄朝王圍戚之事後儒因以爲克纘父功豈不謬耶

叔孫得臣如京師

按得臣者叔牙之孫公孫茲之子也是爲莊叔如周拜錫命也夫襄王旣遣叔服會葬以榮其親又使毛伯錫命以顯其子恩寵至渥文公乃不親詣京師而遣得臣拜命無禮甚矣

衛人伐晉

按晉侯親自伐衛而衛使孔達報伐以臣當君示輕晉也晉襄輕動以取侮衛成伐伯以怙強中國自相蹂躪又何以樹外夷之觀望哉楚氛日横職此之由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按左氏云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夫是時晉界尚未與衛接壤越國而啓疆非晉之便也必晉襄伐衛之師未歸知孔達帥師報伐憤激而欲甘心於衛互相蹂躪兩敗俱傷藉令楚人挾卞莊之術從中起而持之則晉衛交受其制

而貽害中國大矣魯與晉衛皆姬姓也故遣敖
先會晉侯以講解之儻亦陳共公更伐我辭之
討乎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胡傳曰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
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愼而以潘崇
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之事而多置宮甲降而
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弟謀及
婦人使江芉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
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馮陵中國戰

勝諸侯毒被天下禍發蕭墻不善之積豈可揜
哉

公孫敖如齊

按齊昭公夫人叔姬乃僖公女則文公之姊也
文公嗣立則兄弟親親情禮自不可缺穆伯如
齊殆謂此耳左氏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
舊好要結强援則廢喪而聘固爲非禮而齊昭
昏懦安得謂之强援乎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
敗績

按杜元凱云彭衙秦地則秦師之出尚在境內未至晉地晉侯若遣一介謝罪秦師且示有備之意則秦未必不逡巡退去是不戰以屈人之兵而軍興之費背德之罪豈不兩無累哉柰何不勝好殺之心出其不意迎擊以取勝何其譎也善戰者服上刑其晉襄之謂乎故不曰秦伐而曰晉及聖人責晉之旨深矣

丁丑作僖公主

按主者以栗木爲之所以刻謚而依神者也葬而後有謚始死未謚亦未作主但以木爲重而

豎之以主其神迨既葬反虞之後始作主刻謚而徹重埋之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是已虞之明日舉卒哭祭告神將祔廟是爲吉祭以哀殺故稱吉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是已當祔時復設祭于祖父之廟以安神而告祔是爲祔祭祔祭畢奉新主還故處自後凡宗廟四時之常祀新主皆遷祭于廟祭已復寢而練祥禫除之特祀仍于寢焉行之以終孝子三年之愛至喪畢而後新主始遷入廟祉元凱以爲

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疏云新主旣特祀于寢而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是巳王制曰喪三年不祭蓋凶服不可入宗廟則使人攝可也但未卒哭之前則宜暫廢宗廟數月之祭耳何也新主未祔生事未終則不可以易先君時高曾祖考之稱故祔必以卒哭爲常者恐宗廟徹祭之久也夫主以刻謚依神則孝子思其親而不見見主卽見親也神所憑依從一而終寧忍復易公羊氏乃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兩主也夫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經書作僖公

主正卒哭而祔時事也而曰練主豈周時而用殷禮耶若虞也卒哭也祔也皆在旬日之內何所見而用栗數數更易使神之不憚煩也如謂栗主堅久所以便藏則虞後卒哭之主何不即用栗而用桑以致驟易耶且杜氏又曰主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則殷練祔者始未必用桑而況周以卒哭祔者始乃用桑耶公羊兩主之說不足據明矣孔頴達謂左氏惟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所作諒哉然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言公之薨至是十有五月而始作主

者何哉左氏公羊皆云譏不時穀梁云喪主于
虞吉主于練譏其後也則又同公羊兩主之說
不惟昧于時王之制且失春秋之旨矣夫孔子
善殷之練祔以不急于鬼其親也今僖主作于
練祥之後已過殷祔三月矣反以其後而譏之
耶大抵文公以閔公爲僖公弟而位次居先因
欲升僖于閔上以便祫祭而國是難恊遲遲始
决而作主之期亦遷延至十五月之久觀去冬
不祫今既作主祔廟遂于八月大事太廟躋僖
公可知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季氏私考曰此私交也晉處父雖未爲卿時已得君專寵將有掌兵之望魯人欲陰結之故使微者至晉私與之盟書及處父盟畧其迹之辭也處父怙寵恣私而見忌於趙盾其端已見於此矣左氏謂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求之於經不見其然蓋無稽之言耳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按晉襄公以彭衙之勝欲合諸侯以嗣伯業故有此會然不親往而委之士縠即士縠堪其事亦非所以令諸侯矣故魯亦使穆伯往而諸侯惟三國來顧則晉德衰薄人心輕忽可知矣左氏云晉討衛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夫晉衛交伐何懼而求成且衛不預盟何從而執達左氏之言誣矣垂隴鄭地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按周十二月至秋七月乃夏之冬十月至夏五月也冬月農事已畢築場乘屋宜于晴春月多

氷水源將溢且大暘未亢則麥苗猶有灌漑不爲旱災故不雩月令疏曰若霧露霑濡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註曰有禱無雩即此意也不雨止于七月則八月雨可知故不書穀梁云文不憂雨非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王氏輯傳曰躋僖公以僖兄而閔弟也而僖嘗臣閔矣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之不先于君臣禮也故以爲逆祀謂臣不可以先君也公羊穀梁以臣不先君猶子不先父故以昭穆父

祖爲喻非實以閔僖即當以傳位爲父子也春秋之義止于如此至于宗廟世及昭穆之序又當別論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今升僖先閔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

按自左氏倡逆祀之說而公穀諸儒羣然附和或以父子言者或以君臣言者此皆拘攣之見也竊謂論天顯弟固不可以先兄論庶孽幼亦不可以先長閔僖皆庶孽也僖長閔幼兄弟之分不可亂也且閔公之立上不請命內無所承

乃慶父姜氏利其幼而擅立之者况九齡即位踰年遇弑與子般等耳即謂之未成君可也必欲僖公父之臣之何哉何氏祖公羊先禰後祖之說致謂僖公以臣繼閔猶子繼父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豈不大謬哉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按彭衙之役晉再勝秦師矣左氏以爲報復何哉此乃晉襄不務德而專事力爭窮兵黷武之過也卒致濟河焚舟之師以自取敗辱而文公之伯業消矣故貶而稱人左氏以爲尊秦伯非

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按此娶出姜之始夫納幣非卿事也仲遂魯卿且成風寵子于文公爲叔父之尊何以行哉蓋遂握兵專政志在內交宮禁以濟其奸故當喪服未終而汲汲爲君求娶事雖納聘意在逆女而齊人不從不得已納幣以歸遂于是乎有忿心而出姜之禍胚胎于此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姬姓子爵國家鉉翁氏曰楚商臣負滔天之罪于今二年使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詞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未能汙瀦其宮楚人必能以商臣為戮更立君而聽命于中國晉之霸業有光前人矣乃視非己事使元兇得以樹其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二者豈獨沈哉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豺虎而獵狐兎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

夏五月王子虎卒

按春秋之例外大夫不卒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隱公三年尹氏定公四年劉卷與此王子虎三人書卒者何哉蓋王子虎嘗預翟泉之盟是王臣之有權勢而與諸侯結交通好者況襄王加厚于魯虎必與有力焉故使人往吊而書其卒也若尹氏之世執國柄劉卷之俠君崇黨魯人皆媚其權貴而私相比附者故于其卒葬悉盡禮焉春秋三書其卒豈非以此三臣奸足以動諸侯而欲人君察於朋黨之原歟

秦人伐晉

按自孔子序書有取秦誓于古之下遂稱秦穆爲賢君不知孔子當春秋之時干戈日起喪亂相尋皆起于小人用事而悔過自訟之君寥寥無聞故于秦誓有取焉亦取其言爲後世戒耳未必以穆公爲賢也何以知其然也蓋穆公始聽杞子而致殽之敗是不明也既知悔過而興彭衙之役是二過也藉令其屢遭喪敗誠于創艾任蹇奚爲相三良爲佐則當時列國未有如其得人之盛者即一變至道無難何有于晉乎乃又興師伐晉以報去年四國同伐之役不務

修德而專事力爭則其所以不替孟明者不過
爲報復之計而非有過人之志者也貶而稱人
不亦宜乎孔子取其言以爲不知悔過者之戒
春秋書其事以爲悔過不終者之戒合而觀之
秦穆之賢否見矣左傳盛稱秦伯孟明于桑之
賢豈其然乎

秋楚人圍江

按自齊桓貫澤之盟江黃皆背楚從齊後楚旣
滅黃而久不加兵于江者以江能親中國而晉
文繼伯威力足以庇之故畏而未動晉襄嗣位

仇絕秦好伯業始衰楚人巳有侮心矣近又有王官之喪與秦爲敵無暇圖楚商臣遂憤然發兵圍江以威江淮間小國窺伺中夏非專報伐沈之役也

雨螽于宋

按螽蝗屬食禾稼者杜元凱曰自上而墜有似于雨來告故書豈春秋時列國以災來告者獨宋耶季氏私考謂孔子之先宋人不必魯史察知亦自有以考其詳則春秋聖人經世之書所以公天下萬世者寧獨私一宋哉蓋魯宋鄰近

其敝空之勢彼此共見乃其集也惟止于宋故魯史聞而書之如六鷁退飛過宋都皆先見後聞而書者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巳巳公及晉侯盟

季氏私考曰文公先使人結盟處父而後如晉以盟其君托處父爲之腹心也魯人事晉之謹如此本爲濟西之田由晉以得倚晉爲重則齊不敢爭耳然齊昭昏庸無志不足有爲此又魯之所以尊意事晉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按齊桓伐楚以魯齊宋衛八國之師晉文伐楚
以齊秦宋三大國之師尚不敢輕進而先侵蔡
侵曹以審機度勢晉襄時秦援已絶楚氛益熾
乃遣處父以一偏師伐之何輕率哉蓋晉襄自
知非敵且近又敗于秦兵力衰弱不得已遣處
父師師聲言伐楚救江以修伯國之體耳觀左
傳云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可見矣明年
秋楚人滅江無乃晉之速其亡乎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按遜者不名其人微也婦者旣歸之稱也來歸而不稱女夫人而貶稱婦仲遂何惡哉然自後文公旣長姜氏稱夫人矣而孔子修春秋以正名分何不改書耶葢夫人之出仲遂逐之也遂之逆志已見于婦姜之書故留此書以著仲遂之惡且見夫人無他故也不然舊史聖經書辭不一寧無啓後世不韙之疑以滋夫人不白之冤乎此正聖人之深意也

狄侵齊

汪克寛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

襄無檟鄢之謀而齊霸不紹故也

秋楚人滅江

按江本服楚自齊桓倡伯始服中國楚之圍江仍欲其背華從楚而巳未必滅也江之滅蓋自陽處父之救遠之耳晉買虛名江受實禍何不幸哉

晉侯伐秦

按此報王官之役也季氏私考于僖公三十三年秦人入滑即以爲康公時事則殽函彭衙之敗濟河焚舟之事皆非秦穆矣但左氏載穆公

任好卒于六年之夏經又不書任好卒則季說似亦無據耳裁觀渭陽之詩則秦康與晉襄姑表兄弟之國也况文公得國攘楚皆藉秦穆是大有造于晉者而輿兵結怨無有息肩之期是不惟背秦且忘親矣不仁不知無禮無義其晉襄之謂乎

衛侯使寗俞來聘

按衛成自往來夷夏為晉侯執歸京師賴魯僖請釋歸衛尋又為狄人侵偪遷于帝丘當是時雖任用武子國勢稍定然未與會盟偏安孤立

猶未暇酬魯自三年伐沈之會始與晉通故武子之來專拜僖公之賜也然聘非諸侯之所得行則魯衛皆視爲常儀而彼此不較矣

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按成風僖公之母莊公妾也母以子貴故稱夫人而先儒皆云嫡妾之分自此亂矣夫莊公之配孫邾之姜氏也既無所生且濁亂魯國卽去其夫人也亦宜況莊公沒後子般既弑閔公又弑莊公之脉不絕如綫矣幸而成風有子長而且賢魯之社稷藉以復振蠱之初六曰幹父之

蠱有子考無咎莊僖有焉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成風有焉是有大造于莊公者成風也使僖公不能追崇其號豈惟輕其毋亦忘其父矣胡康侯乃云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眞拘攣之見哉禮庶子爲君爲其毋無服此必以嫡毋未薨之時言也故魯之宣毋敬嬴襄毋定姒昭毋齊歸其推尊皆在嫡夫人已薨之後惟定公夫人未薨故春秋于弋氏之文獨異若成風則何嫌何疑而爲此紛紛哉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按珠玉曰含殯前之禮車馬曰賵助喪之禮夫人薨在去年十一月故穀梁傳曰賵已早而含已晚然雜記云含者入致命既葬委于蒲席是重在情不在事也春秋列國事周惟謹者獨魯僖公覲于河陽兩覲可見矣襄王蓋有思念于既沒之後者故特加厚其毋以志不忘至于禮數之過何暇恤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按先儒于成風卒葬貶無餘力豈不以小君之稱與君敵體非妾可僭以是爲後世並后匹嫡

之戒乎然貶成風將以尊莊姜也莊姜取常喪
檢辱身辱國可與莊公敵體哉夫人卒葬舊史
書之聖人仍而不改自有深意何後世說經者
不求其意而徒滋紛紛之議耶

王使召伯來會葬

按召召公奭之後采地在岐周召公封燕其後
有留佐周室者以邑爲氏至平王時別于東都
受采爲天子大夫非受伯爵者伯字也與毛伯
例同

夏公孫敖如晉

按魯事晉甚謹乃成風卒葬晉一無加禮焉叔榮含賵召伯會葬襄王情禮兼至矣文公既不親往朝謝又不遣一介致謝而獨使卿聘晉何其悖哉

秦人入鄀

按左傳云初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于經無據杜元凱曰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是兩國所必爭者故秦人入鄀之後鄀又爲楚所滅而楚昭王復國畏吳之強去郢而都鄀則鄀雖微國豈亦要害可據之地耶夫秦自僖公三十三

年入滑將以窺東諸侯時楚勢方張志未得逞故又入鄀以窺楚實窺中國之漸也諸夏衰微夷戎交熾伯主之不可無也如是哉

秋楚人滅六

按六郾姓與蓼皆皐陶之後也晉襄公志驕才劣但藉先君餘威欲以坐享朝聘未嘗親出一會諸侯楚目中已無晉矣此滅江滅六之師相繼而發與臧文仲乃以德之不建民之無援罪二國之君亦不諒其力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子錫我嗣是爲昭公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孫行父公子友之孫是爲文子左氏曰臧孫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王氏𨎥傳曰此因行父之私行而當時爲之飾詞陳衛非魯之所畏陳又未先聘于魯魯何遽遠求好乎季友嘗再如陳行父葢結先世之私好耳

秋季孫行父如晉

按王制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五年一朝文公四年已親朝晉五年公孫敖如晉今行父又如晉何數數哉夫文子專執國政不能以禮佐其君乃與敖相繼出聘阿結强援故既書如陳又書如晉所以著其私交樹黨爲三家僭竊之漸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子夷皐立是爲靈公

季氏私考曰左氏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

此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夫奸臣欲專國政未有不利於立幼者而趙盾豈爲社稷計欲立長君者哉況公子雍長而且賢又强秦所欲奉靈公幼而且昏又人心所不歸趙盾之所忌在雍而所樂在靈公不問可知矣而乃以立長君爲趙盾意是不惟不知盾本無忠謀而亦不知其時事權尚不在盾也蓋晉之六卿如陽處父狐射姑先蔑先都士縠箕鄭父數皆具足趙盾尚在下大夫之列豈能專主哉意其初本俯從衆議而實陰結於襄夫人以立靈公故其後權屬趙

盾而能盡逐六卿晉人惟知有趙盾矣左氏之
說多似爲盾文奸者烏得爲萬世之公案哉
按晉伯之衰起于楚強而楚之得以抗晉而稱
雄竊伯者實起于襄公絕秦以自弱也至于北
狄猖獗襄亦何曾出一師以攘之箕之敗如驅
門庭之寇僅僅免于虜掠之辱耳是壞文公之
伯業者襄公也李廉氏乃謂襄公戰殽以却秦
敗箕以剪狄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
可謂有伯者之畧不亦謬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按襄公卒纔三月葬何速哉蓋當是時國人既欲立長趙盾業已遣使逆雍及襄夫人啼訴又背先蔑立靈公黨公子至而執辭爭立何以爲辭計獨告葬諸侯先以夷皐爲喪主一節爲可執是以不嫌速葬耳此豈特襄夫人持議堅固趙宣子舉事敏捷哉亦以六卿在列皆垂涎晉室利于立幼是以拱手聽命耳然奇貨可居覬覦者衆則勢便力强者先起而攫之此趙盾所以招權擅政而六卿世族爲之殺逐無遺也歟魯文公事晉甚謹諸公子各欲私交于晉以樹

强援而襄仲又久懷異志闚晉室倥偬置君未定因奉命而往觀其成敗以爲後事之據耳此實强臣結納效尤之端觀世道者不能無隱憂也乃說者拘拘論辨于吊葬之閒豈不迂哉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襄公卒國人欲立長君是時處父方得君專寵必主其謀趙盾乃迎合襄夫人意立靈公而處父以好剛自用之人執政掌兵于側襄夫人芒刺在背寧能一日安乎遂與盾謀中以他事而以國法誅之故稱國以殺殺非正刑故不去

其大夫左傳謂狐射姑怨處父易巳班使續鞫
居殺之則何不直書射姑殺而乃稱國耶公穀
又以襄公漏言射姑出刺處父于朝又何以書
殺于襄公既葬之後乎蓋賈季本以中軍將易
班在宣子之下居常必偃蹇忿怨兩不相能始
又主謀立公子樂見處父既殺故不自安而出
奔狄宣子遣臾駢送帑釋其憤且利其去也三
家見殺奔俱出一時故以往事附會立傳與書
法實相左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按帝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閏月者作曆之要也晦朔弦望乃日月常行之度閏月與常月同故曆于閏月無月建而有朔日古者天子以季冬頒來歲之朔于諸侯固以十二月爲正要之置閏之歲則閏月之朔自具于曆也至于諸侯餼羊告廟雖云重朔實重稟命君親也故閏月雖不必告朔而告廟之禮自不可缺文公以閏非正月併告廟而亦廢之是重視朔不重稟命也失其禮矣故不日不告朔而曰不告月見月當告也然朝于廟則失禮之中尚知

存什一于千百故曰猶卽愛禮存羊之意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按左傳曰間晉難也又曰寘文公子焉蓋是時邾文公子叛在魯公使爲守句須大夫郚魯邑城郚所以控制須句備邾難也夫據杜氏則須句魯封內屬國成風之毋家也據趙氏則須句乃邾之屬邑由前而觀則絶太皞之明祀以與鄰國之叛臣由後而觀則取祖宗之封邑以容背父之逆子無一可者也文子當國何狠狽至此哉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史記云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

宋人殺其大夫

季氏私考曰宋諸卿蕩氏魚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成公之時桓族以懿親見寵而蕩氏尤爲强盛故昭公初立權寵獨隆將去群公子而用其私人此華氏諸遠族之不得志者所以起而作亂也云宋人者衆亂之稱凡國衆之亂未有不係巨豪爲王者特所重在亂故

不斥主名而但曰人耳大夫者桓族之私人昭公之黨也不名者殺者非一人也

按宋成公暴虐寡恩宗族不睦故世子見殺于其弟而昭公之立出于國人之手及初年桓族以君黨招權擅政欲盡去穆襄之族反致攻刼自取殺戮雖由昭公軟弱無爲亦成公貽謀之不臧耳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孤晉先蔑奔秦

按趙盾立靈公其失有五父死子立禮之常也襄公有適嗣而外求君失一既爲難故而欲立

長君則當善謀之穆嬴以定其討庶可無後悔乃不謀而遽遣先蔑迎雍失二既議迎雍又患穆嬴之言畏國人之偪遂背蔑而立靈公自相矛盾失三君位既定胡不遣使之秦告以穆嬴啼訴國人相偪之故亟止公子乃泄泄然不相期會以釀戰爭之患失四秦不失約送公子于令狐當是時猶可告以不得已之情退秦師而善爲公子計乃竟與師禦秦潛起以敗之信義何在失五故書及者深罪之也然襄公卒已九月葬亦久矣靈公之位既定秦康公豈不知之

乃不一顧慮而竟送公子來是欲導之爭鬪而亂文公之業也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不能充是心乎故皆貶而稱人春秋之義至公矣先蔑時與秦師至令狐秦敗復歸秦故曰奔左傳言將下軍則是既歸而復將與經不合令狐晉地

狄侵我西鄙

張洽氏曰間秦晉之爭也許翰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趙鵬飛氏曰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

而侵魯其患深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按晉襄雖無伯畧藉文公餘威亦足以聯合諸侯襄公旣沒則天下諸侯渙散無所適從矣況晉靈尚在襁褓趙盾雖招權擅政欲合諸侯而事權未一晉之諸卿自箕鄭父居守外其餘如先都士縠與同列大夫未肯相下並出外以事盟會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齊履謙氏以爲散辭是也春秋之意蓋爲晉之宗社無主強臣縱横欲以主盟定晉望魯耳諸家乃祖左氏以爲

公後至而諱之則夫子何以明書公會或以大夫主盟責宣子之專恣則夫子又何不直名趙盾以著其罪哉扈鄭地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按徐爲魯患舊矣自服桓文伯令以來稍知斂戢今中國無霸復將侵魯故先伐莒以嘗之公孫敖於是往盟于莒修僖公洮向之好協謀以爲備也左傳謂穆伯娶于莒胄姻婭相恤未必出于文公之命乎至于爲仲遂逆巳氏之說語近于誣亦喜談女德之故態耳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季氏私考曰襄王崩舊說以爲子壬臣嗣是爲頃王今按頃王之崩不見於經必未立也直當以頃王之子班嗣襄王之世是爲匡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按衡雍鄭地即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左傳云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蓋是時趙盾專政諸大夫不相下並出于外文公乃與之盟于扈盾于是不能無憾于公矣仲遂用事于魯素蓄無君

之心遂逢趙盾之怒以爲此盟陰結强援傾危王上其罪可勝誅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信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按戎本允姓世居瓜州漢燉煌郡地其後自稱四岳之裔胄姜姓國語云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則宣王時已有姜戎矣自晉惠公竄居于晉撫安使居南鄙號略之閒其種類有流入王畿者因而處之近雒水南者謂之額戎近伊水北者謂之陸渾之戎魯距雒戎甚遠又素無交襄

仲驕橫專恣盟會自由既與趙宣子盟于衡雍而暴與雍皆鄭地遂與雒戎盟于暴蓋不惟陰爲趙盾植黨而私結强臣外通戎落其跋扈不臣之心見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

按敖之遣吊必在會雍衡之先不至者中道而返也復復逆之復以吊命來復也蓋是時列國視周天子如弁髦況公孫敖蔑視公室外結强援必以吊喪禮物爲私交之用而飾詞以復君命故曰不至而復是復以乙酉非以乙酉如也

果若汪氏之說則當書曰不往矣又何所復耶奔莒者赦于去年如莒涖盟約與備徐故有所要而奔耳左傳從巳氏之說似未可據

叁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季氏私考曰司馬者公子卭也司城者蕩意諸也華氏鼓羣族作亂本欲得兵權以濟其惡樂豫舍司馬而去華氏心覬覦焉特以桓族相持不可得則以與公子卭而巳卭者昭公之翁而亦蕩氏之所私也華氏自疑得罪則復鼓衆殺

諸大夫以及卬而以華孫代之蕩氏欲抑奪華氏之權則司城重寄華氏豈肯復與意諸遇逐出奔而併及其屬必亦別置腹心而蕩氏黨幾盡矣以司馬司城之重而國不得制其權焉所謂義繫於官者也而華氏無君之心著矣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按天子無私求求金非禮也然公孫敖不至而復公任其奔而不問又不再遣使以共天子葬事獨不念先君成風之喪王使再臨含賵會葬禮無不至乎是不但忘君且忘其親矣春秋蓋

憫王室之卑而罪文公之慢也

夫人姜氏如齊

按出姜始至卽爲襄仲所惡待之如妾誠有所不安矣及成風既沒文公稍長出姜漸得權心已正夫人之位公宜以剛明自處刑家正國庶可懾服權姦之心乃柔懦不振任夫人如齊而不禁則襄仲輩固弁髦之矣卒至身死未幾而子弒妻出豈特仲遂之惡哉春秋之例父母在歸寧卽合禮不書此書者以非常故且爲十八年歸齊張本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按天王之喪魯未有使卿者今遣得臣會葬可謂特重其禮矣然必待毛伯求金而後遣豈夫察公孫敖誑復出奔之情耶且又不親往而遣卿亦何足以答天子加厚先君成風之寵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都先軫族子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按夫人與國君儷體故其出其至必書者所以別嫌疑辨名分示衆妾不得與為匹此禮之常

乃聖人于出姜尤致意焉蓋其始歸于魯不氏不稱夫人襄仲以忤意而貶之也終歸于齊襄仲因殺赤立庶誣以罪而逐之也故春秋之歸寧不書而特書曰夫人姜氏如齊其至也書曰夫人姜氏至自齊見其始終之際出至之間無纖芥瑕玷可出之道爲十八年書歸齊公案以著襄仲擅逐國母之罪文公不能庇其元妃之過耳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按趙盾當晉靈初年本在下大夫之列而先都

士穀箕鄭父諸人皆先朝舊臣襄公初欲用狐射姑將中軍趙盾爲佐以陽處父之言易其班既又將登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又以先克之言而止盾以卑秩驟貴壓羣臣之上諸大夫已有不平之心及狐射姑出奔乃即代以先克使與趙盾爲伍諸大夫滋不平矣故先都等以失職怨望作亂使盜殺克則盾之心寧能一日安乎于是論以國法盡誅其黨兾得自全是諸臣之得罪皆起于盾之越次爲中軍及其見殺又以盾之猜忌而羅織盾之罪于是

乎不勝誅矣故春秋殺稱人以見非君意不得
以累上之辭書死者不去其官見殺非其罪而
非國討也或曰諸臣之死既出于盾夫子何不
直書趙盾殺哉大抵晉史畏盾不敢直斥其罪
故含蓄于晉人二字之中夫子以他國之事非
得于目擊但仍其舊如趙盾弑君明出于董狐
直筆夫子即以良史賛之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按楚穆兇殘所以兵久不至鄭者爲城濮之役
猶懼晉霸餘威耳至是聞晉君少不親事遂乘

間伐鄭欲是時趙盾專權自恣主少國疑常居君側以杜絶同列之議巳必不出師救鄭所謂晉人宋人衛人許人皆微者也公子遂自與盾會衡雍情孚志合故不請于君擅興師會救若代趙盾爲之者然春秋書楚伐鄭以見晉伯之衰書公子遂會四國以著其專擅無君之罪固不在稱人以賤諸卿亦非誌緩以懲不恪也

夏狄侵齊

張洽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子壽嗣是爲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按地道以靜爲體順爲用安以承天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則逆其常理故震此君弱臣强之象也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況是時諸侯無王天下無伯弒君篡國者比肩接迹至逮宋魯晉莒鄭陳齊七國皆弒君而楚子討徵舒之亂遂以夷狄而正諸夏矣然此其關于天下者也春秋記災異以魯爲主此震地當

在魯境內文公怠忽荒政權歸襄仲身死夫幾
而妻出子弒禍獨慘于他國此其兆之先見者
歟

冬楚子使椒來聘

王氏輯傳曰楚始以號舉狄之也既而書人至
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非漸進之也見
其驕强耳范山曰晉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加
兵于鄭通使于魯何爲者哉假曰進之則楚子
執宋公以伐宋豈進其虐中國耶

按是時魯晉方好公子遂又合四國之師救鄭

楚恐魯合諸侯以助晉故遣使來聘以携其交且偃然以大國自居其輕中國甚矣張氏謂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信哉椒楚大夫鬬氏宜申之族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按僖公成風妾母繫子之辭也婦人夫死從子況妾母之于國君自當繫子爲稱非以子而先毋也秦人欲親魯以間晉而無其端故追贈僖公幷及其母彼但取禮爲重不暇計襚非其時矣公羊子何必以兼之爲非禮耶若穀梁子謂

即外之弗夫人以見正而胡康侯遂有卑身賤父之論又甚迂矣夫邦君之妻異邦稱之亦曰君夫人尊之也秦欲求好于魯豈其歸襚之辭乃直呼其姓氏耶況當時卒葬成風皆以夫人禮書矣何直至此始假外事以見正耶但隔世已遠時無喪禮若止書歸襚如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之例則混而無別故僖公成風者乃史官核實之辭而先稱公則因秦國歸襚之意耳

葬曹共公

春秋翼附卷之八 終